

我是一名保洁员



高贵华

年过五旬,年轻时的闯劲没有了,身体也一直微恙不断,我不再外出打工。除了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,我一年四季都待在家里。去年秋天,我在村南的养鸡场找到一份保洁的差事,算是再就业了。所幸的是,我不必钻进鸡舍里直面腥膻,只需打理场区院子、甬道和厕所。

如今,在保洁这个岗位上,我已踏实干满一年。每日按点上下班,中午还有热乎的免费午餐。这样的日子,让我满心知足。虽说保洁也需出力,但比起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繁重农活,终究轻快了不少。人到这般年纪,心气早已平和,能有一份安稳差事,我实在感觉很好。

刚上班那会儿,我以为保洁不过是扫帚一挥、抹布一擦的简单工作,真正上手后,才

知其中藏着不少门道。就说秋末冬初的落叶,总像漫天飞雪般簌簌落下,刚扫净的路面,转眼又铺上一层新的,仿佛永远也清理不完。加之养鸡场一早一晚买鸡蛋的顾客络绎不绝,人车往来匆匆,拾捡落叶时总怕妨碍了别人,更添了几分不便。

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,落叶时节,我便比其他员工早到半个小时,趁着早晨的清静,先把售卖场的落叶清扫干净。待到下午下班,同事们都走了,我再细细清扫一遍才安心回家。捡拾来的落叶我没舍得丢,都装在编织袋里。有的顾客买了鸡蛋,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垫着防磕碰,我便递一袋干燥的落叶。这样既让废弃物有了用处,也给顾客添了层保障。同事们看在眼里,纷纷给我点赞。

晴好无风的日子,落叶温顺得很,乖乖待在地上等着被清扫。遇上刮风天,它们便成了顽劣的孩子,东奔西跑,不肯束手就擒。每当这时,我就想起那句“与天与地与人斗”的话,笑着改成“与落叶斗,其乐无穷”。人生在世,哪有什么事是轻而易举的,若能从繁琐中寻得乐趣,日子自然就有了滋味。

手执扫帚时,看着扫帚在地面一撇一捺划出的痕迹,忽然对“人”字有了别样的体悟。所谓“人”,不正是靠着一双手、一份劳动立身吗?这与“劳动创造了人”的论断,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劳动不分高低,每一次弯腰清扫,都是我对生活的敬畏与坚守。

擦玻璃是我每日的必修课。办公室、走廊、会议室、售卖中心的玻璃,块头大、数量多,幸而配备了专业的擦拭工具,用起来得心应手。养鸡场气味重,容易滋生蝇蚊。这些小东西四处乱飞,总把光洁的玻璃弄得脏兮兮的。我的法子很实在,提着装满清洁水的桶,先用湿棉拖擦一遍,再用刮雨器顺着玻璃往下刮去水渍。若是一遍不够透亮,便再来一遍,直到玻璃里外通透,连一丝水痕、一粒尘埃都找不到才罢休。

擦玻璃的日子久了,竟也擦出了些生活的启迪。玻璃擦干净了,不仅看着清爽美观,还能让更多的阳光涌进房间。房间里亮堂了,心里也跟着敞亮起来。真正擦净的玻璃,能清晰地映出天上的流云、院中的绿树,仿佛一面镜子,照见了纯粹与美好。我渐渐明白,

把玻璃擦干净的关键,不全在于工具趁手,更在于有“再擦一遍”的耐心与决心。

保洁工作看似重复枯燥,可干久了,便懂了其中的意义与价值。自从企业推行“6S”管理,对保洁的要求愈发严格,老板在会上三令五申:“工作不留尾巴,卫生不留死角。”门轴的缝隙、墙角的积尘、桌下的碎屑、沙发后的杂物,都成了我重点攻克的目标。

我照着企业的要求,一处一处细细打理,清扫完再弯腰检查,主动给自己挑毛病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角落渐渐变得洁净如新。终于有一天,我走遍整个养鸡场,再也找不到一处卫生死角了。那一刻,不仅场院干净了,连心里也变得澄澈通透,满是踏实的成就感。

常有同事白天在场院里经过,见我整日忙忙碌碌,劝我歇一歇。也有同事看着洁净无尘的场容场貌,对我竖起大拇指。每当这时,我总会心生暖意。职业本无高低贵贱,每一份认真付出的工作,都值得被尊重,每一个在岗位上勤恳本分的普通人,都能活出自己的价值。

花开自有时

雷亚梅

两岁1个月的孩子突然结巴了。此前,他语言发育正常,一岁多时已经会清晰地表达简单的句子。怎么现在反而倒退了呢?我和先生都很纳闷。

仔细回想,他出现结巴的情况,大概和前段时间的一次旅游经历有关。当时,我们一家四口去河南旅游,景区美食街的大喇叭反复播放:“压缩馍,压缩馍,小孩吃了考大学,美女吃了变富婆……”叫卖声洪亮急促,夹杂着河南方言的普通话,新鲜有趣,8岁的女儿很快就学会了,连腔带调,模仿得有声有色。直至旅游归来,女儿还在循环模仿,一旁的儿子见了也兴奋得手舞足蹈地说:“压缩馍……压……压……压……”看得出来他很想加快速度,但越努力,越说不完整。

一个星期后,儿子的结巴严重了。一张嘴说话就磕磕绊绊,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最多的一次,一连讲了13个“我”。这可愁坏了我和先生,一听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地说话,我俩就紧张。先生更是多次跟他强调:“不能结巴,说话要好好说,不可以说我我,再这样,你就成小结巴了。”结果,他倒记住了这句话,每次结结巴巴讲完一句话,还要刻意更正说:“我……我……不能……结巴……”

我们实在坐不住了,准备带他去看医生。在电梯里偶遇了邻居李阿姨,李阿姨一逗他,他又结巴起来。闲聊几句下来,李阿姨坚定地說:“这是好现象,孩子在学说话呢,他现在是语言爆发期,脑子转得比嘴快。我几个孙子,都有这种情况。放心吧,你们多陪他说话,过两三个月就好了。”于是,我们放慢语速,清晰发音,不再反复纠正他的表达。女儿也当起了小老师,又是教儿歌,又是教古诗,儿子学得津津有味。

两个多月过去了,不知不觉中,儿子的表达自然而然地流畅了,长句、复句、疑问句、反问句、感叹句都学会了,吐字清晰、用词准确。高兴的时候,他还会饶有兴致地唱儿歌,小话唠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

无独有偶,阳台上种了好几年的兰草,这几日开花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它开花,淡雅的小花伸出防盗网,在阳光下摇曳生姿。或许,育儿如养花,别因一时焦虑,就随意给孩子贴标签。学会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,不扰乱节奏,默默耕耘,静静等待,清风来时,花自会如期盛开。

我的工装

黄瑾瑶

日晴朗,微风拂,晾衣架上的工作服轻轻晃动,它的颜色在咖啡和军绿之间晕染,因多次洗涤已有些泛白。那是我的战袍,是我通勤路上的风景,无数个日子,我都是穿着它在厂区、在工位上工作。

第一次穿上工装的情景,历历在目。那时,我还在宁波一所机械学校培训,有一天,带队老师给我们每个学员带来了两套工作服,全棉的深蓝色夹克衫,厚实板正。恍惚间我有一种穿新衣的欣喜,同时又有一种隐隐的情愫在泛滥,那是一种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骄傲感,自此我就是一名电厂的职工了。

刚入职,我被分配到修配车间,那套工装在那儿陪伴了我数个年头,一袭深蓝行走在春夏秋冬。七月流火,汗水浸透了工装的整个后背,站起身时会把凳子都带得站起来,没有及时换洗的话,工装上甚至会泛出一道道白色的盐渍。但看到机床旁整齐堆放的加工好的零件,泛着油光的脸上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冬日严寒,被冻麻了的手一哆嗦,就把油壶里的机油溅在了胸前,在工装上留下深深浅浅的油斑。这样不甚干净的工装我从未嫌弃过,还倍加珍惜,因为它是出征的战袍。当时我的老班长曾说:“我只要穿上工作服,闻着机油味,站在车床旁,病就能好一半”。

后来工装陆续续又换成过牛仔蓝、灰色、黄色的,款式基本相同,宽松的夹克装,口袋多,面料厚实耐用。我最喜欢的工装,应该就是现在晾晒着的这套。有棉衣、棉裤、棉背心、春秋装,同系列设计、配套齐全。如今,我穿着它穿梭在各个班组登记盘点固定资产,检查办公室内务,还穿着它晃悠到厂外,核对确认厂外住宅。因工装上有明显的公司LOGO,与街道、社区和物业接洽,不用介绍即明了,直奔主题。

在这纷繁的世界,工装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它们是梦想的载体,是奋斗的印记,是我与职场紧密相连的情感纽带。

老派文人邦哥

刘诚龙

邦哥大名刘克邦。我跟他亲身接触,合起来不会超过3小时,中间还隔了很多排会议桌。看到大家都喊他邦哥,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围。邦哥职级在职场未必太高,在文坛里却很高。文坛中人,多是布衣。可大家都喊他邦哥,想必他没有什么架子。亦官亦文,白天打算盘,晚上敲键盘。一声某长,凭空把人分为了三六九等,一声某哥,分分钟把人拉至平起平坐。

我与邦哥无甚联系,却与他有过一回冲突。他有个散文群,我不知是如何混进这个文学队伍的。群里只言文,不谈家事与国事,还有个群律是:不准发广告;发广告者,一回警告,一回送飞机票。

这规矩没什么奇处,大半文人所建群,多是如此约法三章的。某回,杂文家阮直兄拟了一个征稿启事,叫我帮转转群,我觉得这个不是广告,是给文人派送福利,不假思索,转到邦哥群里。链接尚未落定,邦哥即表示:一次警告。警告俩字,处分也是大了。我回了一个鬼脸,没纠缠。

过去了蛮多日吧。邦哥把这个事记得牢牢的,他守群也是时时刻刻的。一位作家兄弟,有女十二三岁,正是叛逆期,某日离家出走,多时不归,这兄弟急了,拟了一个寻人启事。鄙人能做的是举手把启事转群,邦哥一见:兄弟,请接飞机票。

邦哥一脚踢中了我心窝子。你做初一,我做十五。恰好邦哥也在我一个群里,怒从心头起,恶向胆边生,小职员也来了个倒反天罡。

没想到,未及半分钟,邦哥给我发微信:诚龙兄,对不起,向你道歉。但你也承认你的错误。我认知有限,站位不高,当即回复:两个链接不是广告,我没觉得有错。你一句我一句,邦哥最后说了:来长沙,我请你喝茶。

确也去过长沙,作协会上也与邦哥走廊上擦肩而过,看到邦哥从对面走来,好像是在构思文章地走,想喊一句邦哥,没喊。若是喊了,估计邦哥会践约,赐我一杯茶的吧。申瑞瑾说过邦哥办公室,邦哥反送了她一坩茶。顺便说一句,老作家梁瑞彬主席,人家买他书,他书里随赠一副墨宝呢。文坛到底有不占人便宜而给人便宜的老派文人。

想起与邦哥的那次冲突,有些惭愧,但认识依然没跟上,至今我觉得我无须认错。邦哥,错我就不认了,我可以致个敬。



初冬调色盘

11月9日,新疆阿克苏地区。初冬时节,库玛力克河温宿县吐木秀克镇河段,河床如大地的脉络肌理,河水在沙洲间蜿蜒分汜,沿岸植被色彩斑斓,生机别样。

王举南 摄/视觉中国

月光光,照故乡

谣,想象月光照在稻田上,想象新郎折下莲花送给新娘,又想象新娘把早饭烧焦的样子……

母亲念的“月光光”很长,是一首教给孩子道理的童谣:“月光光,好种姜;姜必目,好种竹;竹开花,好种瓜;瓜盲大,孙仔摘来卖;卖到钱,学打棉;棉线断,学打砖……”她常把童谣里的故事向我娓娓道来:从前,有人借着月亮的光,种上了姜;姜发芽了,就去种竹子;竹子开花了,又去种瓜;瓜还未长大,就摘去卖;接着去学了打棉、打砖、打铁、杀猪……这个人如麻雀学艺般,换了十多样活计,最终落得两手空空荡荡。讲完故事后,母亲会盯着我的眼睛,严肃地总结道:做事不可三分钟热度,否则将一事无成。

每逢元宵、中秋,在明月的清辉下,小孩

子们尤爱提着灯笼唱童谣:“月光光,照四方;船来等,轿来扛;一扛扛到河中心,虾公老蟹拜观音……”这首唱的呢,是在月光下,人们用轿子扛来新娘,行至河中心时,虾兵蟹将们纷纷前来贺喜……

流传最广的,要数“月光光,秀才郎”,我曾听过中国客家博物馆里展示的多种口音的诵读。“月光光,秀才郎;骑白马,过莲塘;莲塘背,种韭菜;韭菜花,结亲家;亲家门前一口塘,放条鲤嘛八尺长;鲤嘛背上承灯盏,鲤嘛肚里做学堂……”这首童谣里有月光、白马、莲花,有象征长久的韭菜,也有代表吉利的鲤鱼。鲤鱼有多大?大得宽阔的背上能放置灯盏,照亮肚子里头建的学堂。

长大以后,我通过网络惊喜地发现,《月

月光》不但广东客家人会唱,在江西、福建、广西聚居的客家人会唱,在湖南、四川、台湾散居的客家人会唱,就连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的海外客家人也会唱。有的人已不会讲客家话了,却还能把《月光光》念得字正腔圆。尤其到了元宵、中秋佳节,四方的人望向同一轮明月,纵使远隔千山万水,也能一字不差地对上“暗号”。十多年来,我一直在搜集各个地区、各种版本的《月光光》,记录得越多,就越感到震撼。

那轮明月,在童谣里照着稻田,照着莲塘,照着四方,照着我们的故乡。我常觉得,客家人像一棵蒲公英,飘到哪儿,哪儿就是家。月亮也像一棵蒲公英,把光散向四方,四方的乡愁都被照亮。

记忆里的那棵树。

许多年后的冬天,我又从那儿经过。远远望去,冬日的枝头上积着满树白,像缀满了春天的花。等真正站在树下,我忍不住伸手触碰枝头的白粒,指尖沾到细绒,像摸了把晒干的蒲公英。

如今有了识物软件,我终于想弄清它的名字。镜头对准枝头的瞬间,屏幕上跳出“乌桕”两个字。这两个字落在心里,像藏了十几年的童年秘密,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胖乎乎的叶子是它,秋日里的斑斓色彩是它,冬日枝头的白粒也是它。

它的果实很可爱,三粒胖乎乎的白籽挤在一起,让人想起香甜的薏米。我喜欢这棵树,从儿时的那年春,到如今的灼热爱。绿叶蔽葳的时候,要仔细分辨才认得;只有在冷冽的冬天,乌桕子高高悬在枝上,才能一眼认出来。

每遇到一棵乌桕,我都会想起小河边高地上的一棵。还是当年那片鸟鸣,只是我从仰头望树的小孩,变成了站在树下的大人。这是一棵能到白头的树,能把人的童年,也养到白头。

一棵能到白头的树

进塘里,我们便把席子铺在草地上。草叶上的露珠没干,沾在胳膊上凉丝丝的。我躺着看天,头顶的树影晃晃晃,把日头的光剪得碎碎的,落在脸上,像轻轻的抚摸。

在这里睡觉,从没人来打扰,只有风拨弄树叶的簌簌声,像在说悄悄话。睡醒了,就去趟小河。水刚没过脚踝,水底的石子硌着脚心,凉意在脚趾间窜,抬头望对岸高地时,风里裹着树叶的清香。我总盼着去对岸,高地上的树里,有一棵的叶子像胖乎乎的小鸟——我捡过一片,夹在课本里,后来翻书时总闻到那股香,却始终叫不出它的名字。

每日子西斜,风里浸了凉意,我们就跟着鸭群回家。我曾在这儿度过很长一段快活时光,张开胳膊跑的时候,像一缕飘在旷野里的风,总忍不住想跳,想喊,直到力气耗光,瘫在

李远芳

上小学时,有一学期的音乐课本里,选编了广东三大民系的童谣。音乐课上,老师用收音机播放了潮汕的“月娘月光光,起厝田中央”,和广府的“月光光,照地堂”。当这两首童谣一遍遍地在教室里回荡时,我期待着我们客家“月光光”的出现。可惜,一直等到学期结束,我也未听到那些熟悉的月亮童谣。至今想起这件事,仍感到一丝遗憾。

《月光光》是我们的摇篮曲,在襁褓中就听着它入睡了。小时候,我把“月光光”念作“月、光光”,只当它是个哄孩童用的叠词。长大后才意识到,应当断句为“月光、光”——客家话里,“月光”指的是月亮,而“光”可作形容词,形容明亮。月光、光,就是“月亮明亮”的意思。

在我的记忆中,以“月光光”起兴的童谣很多。祖父常坐在屋檐前的榕树下,一边拨葵扇,一边念:“月光光,照不黄;拗莲梗,娶新娘;娶个新娘矮拙拙,朝朝煮饭香醇醇;娶个新娘高筒筒,朝朝煮饭臭火燥。”在月光下,我听着童

戴梦醒

枝上悬挂的粒粒白子,别人说像棉絮,我却只觉它静得妥帖,像把时光揉碎了裹在枝丫里。

我认得它,远早于知晓它的名字。那时我总在田野里疯跑,学校后面的两方池塘是我的秘密天地。午饭后大人们歇晌,我是睡不着的,便常拎着竹席往这儿跑。午后的村庄静得能听见日光流动,一圈圈光晕晃得人发怔,有时会忽然恍惚,以为跌进了另一个世界,直到邻家的鸡啼穿过来,才惊觉还在原地。

大多数时候我不是一个人。隔壁姐姐午饭后要赶鸭子去池塘,我一听见鸭群“嘎嘎”的叫声,就知道该出门了。等鸭子全扑